

normal undergraduate," states *Sibley's Harvard*
unusual times. In 1636, a large number of
later studied law at the Inner Temple in Lon
gene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he el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pirates but was a controversial political figure. B
of his life, he was the colony's autocratic chief ju
Cotton, Nathaniel, and Samuel Mather—sor

Increased when Cotton was six years
prodigious. Cotton was born in 1634, and
fifteen when he graduated in 1678; his brothers
at sixteen. Cotton excelled in ancient languages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

严晓江 著

self during church sermons by taking notes in L
and no doubt as a child, he seems to have be
prig. "I am able with little study to write in sev
declared; "I feast myself with the sweets of all t
the more polite part of mankind ordinarily pr
over his study door was a warning to visitors: "
supported the Salem witch trials of 1692 and lat
self in 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 w
Yale at his suggestion. Mather was offered Yale's
clined it: he wished to be president of Harvar
over, however, on three occasions. "The Corpora
able College do again . . . treat me with their t
nity," he wrote in 1724, after the third rebuff.

A more appealing prodigy was Truman Hent
1854. As a child in Royalton, Vermont, he receive

ighting calculator" that he was used
by a committee of the
At the behest of President Edward L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严晓江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978-7-5327-4364-3

I. 梁… II. 严… III. 梁实秋(1902~1987)—翻译理论—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350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

严晓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27,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250 册

ISBN 978-7-5327-4364-3/H·794

定价: 2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401196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出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7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总
序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梁实秋生平简介及其对中华译坛的主要贡献	/ 3
第二节	研究梁实秋翻译的情况及其主要观点	/ 11
第三节	研究意图、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意义	/ 15
第四节	本书内容简介	/ 23
第二章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形成	/ 27
第一节	概述	/ 29
第二节	儒家思想与新人文主义的契合	/ 32
第三节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	/ 39
第四节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 45
第三章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认识论基础——诚信原则与时	
	中原则	/ 55
第一节	概述	/ 57
第二节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态度——诚信为本	/ 60
第三节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目的——因时而中	/ 76
第四章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认识论中枢——适度原则与中	
	和原则	/ 107

目录

Contents

第一节 概述	/ 109
第二节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策略——恰切适度	/ 111
第三节 梁实秋译莎策略选择的原因分析	/ 124
第四节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审美理念 ——和谐圆融	/ 149

第五章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实践论——诚、善、美的统一 / 181

第一节 梁实秋翻译实践的对话精神	/ 183
第二节 文化内涵的传递	/ 186
第三节 文学形式的输入	/ 200
第四节 语言风格的再现	/ 215
第五节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社会影响	/ 232

第六章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 251

第一节 译者的伦理道德	/ 253
第二节 异化翻译的最优化	/ 261
第三节 莎士比亚作品复译问题	/ 267
第四节 梁实秋译莎的评价及其启示	/ 276
第五节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现代意义	/ 284

目
录
Contents

第七章 结论	/ 289
参考文献	/ 301
后记	/ 319

第一章

绪 论

梁实秋先生跨越海峡两岸、沟通中西文化、联结传统与现代,他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散文创作、文学翻译、辞典编纂和学术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越。梁实秋虽然称不上一位大思想家,但他却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一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背负着时代因素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精神,同时也大致勾勒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沉浮中的人生经历。梁实秋曾经受到革命作家的尖锐批判,在中国大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直到 80 年代后期才逐渐得到“平反”并且掀起了研究热潮。

本章交代梁实秋的生平、对中华译坛的主要贡献、研究梁实秋翻译的情况及其主要观点,同时交代本书的研究意图、研究方法、理论依据、研究意义以及主要内容。

第一节

梁实秋生平简介及其对中华译坛的主要贡献

梁实秋,1903 年 1 月 6 日(农历壬寅年 12 月 8 日)出生于北京,原籍浙江杭县。原名治华,字实秋,曾经使用秋郎、程淑、子佳、召音等笔名。^①

① “在‘新月’诸子中,使用笔名最多的不是胡适,不是徐志摩,也不是梁实秋的‘同窗好友’闻一多,恰恰就是梁实秋。这一点,迄今尚未引起海内外梁实秋研究者应有的注意,这是必须指出的。”梁实秋曾经使用秋郎、徐丹甫、谐庭、惨、吾、王小圃、希腊人、程慎吾、程淑、周振甫、周绍侯、莲子、吴定、沈先民、淑琴、子佳、召音等笔名。(参见陈子善、余光中等编,《雅舍轶文》,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年,第 165—166 页。)

1915年至1923年夏就读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受“五四”洪流影响,他开始写作新诗和文学评论,并且翻译作品。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创作散文诗《荷花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1922年11月出版了与闻一多合著的首部作品集《冬夜草儿评论》,另外还有多篇新诗、评论、译诗刊载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与《小说月报》等重要报刊,是一位相当活跃的文学新人。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期间,他喜爱上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阅读了《哈姆雷特》、《朱利阿斯·西撒》和魁勒考赤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本故事》等作品;1923年秋至1926年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且获文科硕士学位。留学期间他在芝加哥与一些留学生创办提倡国家主义的“大江社”,出版会刊《大江季刊》,并且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文艺思想。他在哈佛大学阅读了《马克白》与《亨利四世上篇》,还观看过几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后来在《新月》上曾经发表了《莎士比亚时代之英国与伦敦》、《莎士比亚传略》和《莎士比亚的观众》等译文;1926年底回国后历任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并且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北平晨报》副刊《文艺》以及《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等多种报纸的文学副刊和《新月》杂志,为中国的文学事业、教育事业、报刊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常委以后,主持编写了200多种激励抗战的民众读物和戏剧作品;1940年以“子佳”笔名在《星期评论》及《世纪评论》上撰写专栏《雅舍小品》;1949年6月底移居台湾,任台北国立编译馆代理馆长、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台湾师大文学院院长,创办了台湾英语教学中心和英语研究所;1966年退休后,专门致力于文学翻译和写

作,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二千多万字的著译;1986年11月获台湾《中国时报》文学特别贡献奖;1987年11月3日,在台北病逝。台湾女作家丘秀芷曾经用“文艺天地任遨游”^①来概括梁实秋的一生。

梁实秋辛勤笔耕七十余载,与翻译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英译汉和汉译英同时并举,体裁涉猎广泛。其中最受瞩目的翻译成就是他用38年时间(1931—1968)独立翻译的40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约400万字余,是中国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②吴奚真在《悼念实秋先生》一文中说:“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也是梁先生的毕生事业,他所译的莎氏全集可以说是学院派的译本。撒牟尔·约翰孙说莎剧是反映人生的一面镜子。其内容包罗之广,可以想见,梁先生凭他的渊博学识对原作有透澈的了解,他的妙笔则把内容作了适切的表达。他的译文信实而不失典雅流畅,有几个剧本曾在舞台演出,莎氏剧本不单属于英国,乃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梁

① “梁实秋的一生,写新诗,编新月杂志,编报纸副刊,编教科书,翻译莎翁剧全集,用中文写英国文学史,也想用英文写中国文学史,他写许多散文小品,写许多讽刺文章,也和鲁迅论战过,又写文学理论作品,又教文学。他的一生,在文学天地里遨游驰骋70年,所向披靡,他的一生,不正是:‘文艺天地任遨游’?”(丘秀芷,“文艺天地任遨游——送梁实秋先生”,原载1987年11月19日台湾《青年日报》第10版,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

② 关于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起止年限问题,在不同资料中有所不同:

梁实秋在《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一文里说:“我从民国二十年翻译莎士比亚……”(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见梁实秋、余光中等,《翻译的艺术》,台北:晨钟出版社,1970年,第93页。)

顾毓琇在《实秋与我——纪念梁实秋先生逝世一周年》中说:“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在大陆完成10剧。来台后至1964年续译10剧,近三年又译17剧,全部37剧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此后一年补译莎士比亚诗3卷,于1968年10月出版。全集40册,前后工作38年。余填南歌子词以祝:文艺复兴也,佳音在那边。莎翁巨著译文全。功不唐捐,终为国人先。三十八年久,彩云五色笺。”(顾毓琇,“实秋与我——纪念梁实秋先生逝世一周年”,原载1988年12月台北《传记文学》第53卷第6期,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38页。)

余光中在《金灿灿的秋收》一文中称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始于一九三零年。(参见余光中,“金灿灿的秋收”,见余光中编,《秋之颂》,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先生的中文译本,将与原作同垂不朽。”^①1968年8月,为纪念梁实秋翻译莎翁著作的完成,台湾文艺学会、语文学会、青年写作协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举行了莎士比亚戏剧出版庆祝会,台湾师大英语系赠给银盾一枚,上刻:“文豪述诗豪,梁翁传莎翁。”^②可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使梁实秋成为第一流的翻译家,同时也充分显示了翻译是一项苦中有乐的艰辛劳动。

其次,梁实秋还翻译了多部西方文学名著,比如《幸福的伪善者》^③、《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④、《潘彼得》^⑤、《结婚集》^⑥、《织工马南传》^⑦、《西塞罗文录》^⑧、《咆哮山庄》^⑨、《吉尔菲先生的情史》^⑩、《法国共产党的剖视》^⑪、《百兽图》^⑫、《沉思录》^⑬、《生死边缘》^⑭等等;另外,他也翻译了不少诗歌、散文、评论、短篇小说等,散见于他的二十几种文集中。余光中说:“一提起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这方面的声名几乎掩盖了他别的译书,……就算他一本莎剧也未译过,翻译家之名他仍当之无愧。”^⑮

① 吴奚真,“悼念实秋先生”,原载1988年2月台北《传记文学》第52卷第2期,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57页。

② 余光中,“文章与前额并高”,原载1987年5月1日台北《联合文学》第31期,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

③ 英国 Max Beerbohm 著,1928年7月由上海东南书店出版。

④ 英国 Milton 著,由拉丁文的英译本转译,1928年11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⑤ 英国 J. M. Barrie 著,1929年10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⑥ 瑞典 Johan August Strindberg 著,1930年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⑦ 英国 George Eliot 著,1932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⑧ 译自拉丁文,1934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⑨ 英国 Emily Bronte, 1944年7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⑩ 英国 George Eliot 著,1945年5月由重庆黄河书局出版。

⑪ 美国 A. Rossi 著,李启纯译(梁之笔名),1950年7月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

⑫ 英国 George Orwell 著,李启纯译(梁之笔名),1956年11月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

⑬ 古罗马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著,1959年10月由台北协志出版公司出版。

⑭ 美国 Mark Patinkin 著,1987年11月刊于《台湾联合报》,为梁实秋最后遗作。

⑮ 余光中,“文章与前额并高”,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124页。

梁实秋晚年用中文独立撰写的3卷本100多万字的《英国文学史》向中国读者展示了英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英国文学的最好部分是诗,梁先生对英诗研究颇深,因此他的《英国文学史》具有其独特的优点;该书姐妹篇3卷本120多万字的《英国文学选》收录了他翻译的英国文学名篇。这两部书对初习英文者和外文系学生都极有帮助。《英国文学史》与《英国文学选》前后耗时七载有余,^①倾注着他大半生研究英国文学的心血,体现了很大的翻译成就。

另外,辞典编纂也是梁实秋的重要翻译成就之一。他主编的总字数达上千万字的各类英汉词典有三十多种,^②比如《远东英汉字典》、《远东英汉大辞典》、《远东英英·英汉双解成语大辞典》和《最新实用英汉辞典》等至今仍被我国译界称道。

梁实秋不仅重视外国文学名著的汉译,而且十分注意中国史书的英译工作。抗战期间他在四川北碚负责国立编译馆的领导工作,广揽译才,为我国翻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编译馆想译一部中国历史,以便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梁实秋决定选译编年的资治通鉴,并特别聘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负责翻译,传为佳话。^③该书难译的地方很多,例如历代

① 根据梁文蔷的回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于1979年夏完成,二书1985年由台北协志出版公司出版。(参见梁文蔷,“长相思”,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244页。)

② 梁先生在台湾主持的第一次英汉字典编辑工作,是刚到台湾时为世界书局的“英汉四用字典”增填五千个新字,后来梁先生应远东图书公司之请,主编英汉字典,成果之一是1955年初版“最新英汉辞典”,这是一部内容很结实的字典,虽然只收录一万一千个单字,但对于重要单字的基本用法都做了相当详尽而适当的交代。后来由梁先生主编的远东出版的若干较大的字典,多半是以这部字典为基础扩充而成的。在字典的编辑工作中,梁先生负责策划、核阅并修改全部原稿。(参见吴奚真,“悼念实秋先生”,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③ 梁实秋在《北碚旧游》一文中写道:“翻译委员会野心最大的工作为资治通鉴之英译。缘尹石公先生一日语余,他有新交杨宪益先生自黔来渝,正在寻觅工作,并以(转下页)